





温州市图书馆

WENZHOU LIBRARY

00847



温州市图书馆

WENZHOU LIBRARY



温州市图书馆

WENZHOU LIBRARY

00847



温州市图书馆

WENZHOU LIBRARY

00844



温州市图书馆

WENZHOU LIBRARY

宋學士全集卷之二十

提督浙江學政右諭德南陽後學

始博影刻

墓銘

故奉訓大夫僉提刑按察司事王府君墓銘

濠梁王佐其先府君之歿越六年矣今奉工部主事杜君環狀來徵墓門之銘不覺爲之愴然而悲蓋當皇上飛龍淮甸定鼎江表弓旌四出旁招俊乂濂時應聘而起擢典儒臺而府君亦仗策轅門思以勛業自砥礪薦紳之士多剗目禮之濂雖不泛與人交聞府君崇論宏議亦未嘗不傾耳而聽及退每自愧自歎以爲弗能及自後離合靡常迨濂再召入禁林府君已作土中人載感疇昔銘欲不作

可乎按狀府君諱濂字習古濠州定遠人曾大父某大父
某皆肥遯丘園人號善士父子良敏給而多智定遠令酷
愛之俾爲書佐未幾補吏尉司遷霍丘縣以積勞升安豐
府史達官知其能辟爲河南行省理問掾未命而終母蔣
氏府君嗜讀書知彝倫大義習爲聲詩音節韻趣皆有法
推擇爲定遠縣吏出謀發慮皆中肯綮令長以賓禮遇之
元季政乖豪傑並起府君拊髀歎曰事急矣保宗社以拯
黎民可也乃走穎亳說其軍帥曰民罹虐政不得已起爲
亂矣當思有以靖之虔劉人以逞所謂如水益深如火益
熱者也無乃不可乎軍帥聞其言以爲才交薦之擢萬夫
長五轉至工部尚書非其所好也當是時盜稱名字者皆

烏合之衆散漫無統所經之處唯務焚掠千里爲荒墟府君察之度必無所成謂所親曰區區豈欲從戎哉奮不顧身出編虎鬚者志欲生烝民也今若是猶魚游釜中耳竈火已燃尚自謂得計耶吾聞真主已建都金陵寬仁愛人四方之民爭引領望之不去禍將及於是乘間挈家南渡府君之婦兄太師李韓公善長時已在上左右亟言之召見於青龍殿與語大悅會新設執法議理司方將選人以授遂詔爲執法官府君悉心詳讞務協厥中人稱爲平允丹陽令白齊因公致罪當棄市府君以情可矜恕敷奏上前得貸死知應天府王子謙坐事械繫者久府君惜其材議從末減由是上簡注之深陞爲中書員外郎轉遷提刑

按察司事階奉訓大夫府君巡行郡縣見貪墨蠹民者必擊去之唯恐弗亟餘則務存大體觀風宣化而已一日天大風晝晦上下詔求直言府君歷述災傷之病民竟爲之罷徵俄得末疾家居者久之以洪武三年四月二十七日卒於京城之寓舍壽五十又七以九年二月日葬於某山之原娶李氏子男二人伯曰驥先十八年卒仲曰佐卽來徵文者篤學好古凡法帖名畫多能鑒定且善虞世南書以材選克忠顯校尉飛熊衛千戶所鎮撫女二人適曾某孫志遠高某孫男一人寧安府君軀幹昂聳而容貌潤澤恂恂儒者也或共其論議輒掀眉吐氣指方畫圓袞袞數千言不休臨大事之際神采精緊毅然有不可奪之色與

人交愈久愈敬遇急難必蹈湯赴火援之若行事有過差復面折不少恕性又慈惠凡貸泉布者不納息弗能庚則皆寘不問遇凍餒者如身受其病思輟粟帛濟之乃已其在戎行專務以不殺爲勸且導人辟兵之方賴以生者數百人至於事親盡孝奉意承顏唯恐毛髮有違故鄉邦尤稱之咸曰孝如王習古庶幾無愧嗚呼爲士者內行修於家外行有以澤諸人可謂不負所志者矣銘曰

民吾同胞不幸亂離屠劉之何爲我務生之海寓載清式簪且纓正色立於庭我竭其誠嗚呼唯行之腴契道之符不亟不徐循序而詳趨其亦有識之吉士也歟

元改行宣政院魚磨兼管勾承發架閣鄭府君墓

銘

至正乙未十二月二十五日故行宣政院照磨兼管勾承
發架閣浦陽鄭府君卒年五十六歲以是月二十九日卽
葬縣東二十五里大樊山中去白麟溪三百步而近越四
年己亥七月六日夫人吳氏亦卒年視府君踰四歲越一
十五日而少房勞氏又卒年視夫人而少一十四歲其祔
葬府君之穴夫人則是月十一日勞氏則一十五日也府
君二子漠沂以架閣君旣棄捐今半月間二母又相繼卒
慟哭將欲無生請從兄溫州路經歷泳狀其羣行來徵銘
府君諱銖字彥平其先出於鄭遂以國氏自公子友受封
至今世系皆可考詳見世譜錄中其由滎陽徙歙者則宋

歙縣令凝道也由歙遷睦者則殿中侍御史自牖也自睦
徙婺之浦陽白麟溪者則淮也淮字巨淵於府君爲八世
祖淮生照照生綺綺生聞聞生運運生政政生德璋處之
青田縣尉府君之大父也父文厚母葛氏府君自幼輒失
怙恃鞠於世母周氏府君事之以孝聞年十六善爲廢舉
之術未幾家大穰府君自綺以來八世同爨朝廷嘗表爲
義門子姓之多至數千指府君與兄欽營田八百畝有畸
建嘉禮莊以給婚媾之用俄撫髀喟曰太阿在室孰知其
有剽犀刺象功丈夫不能用世亦猶是爾予將爲萬里游
當必有所遇卽弗遇歸老丘壑亦未晚耳於是戒行李與
親舊揖別從以三蒼頭上馬徑去迨至京師諸公貴人爭

相引重時脫脫道濟公入秉鈞軸日以致太平爲務一才
一藝無不甄拔見府君儀觀偉飭器之奏爲行宣政院照
磨宣政蓋統治江南諸道浮屠氏事權至重浮屠以幣交
者府君絕弗復通門庭肅如浙江行省右丞相朶兒只公
以元勲碩德方領院事察知府君之廉命持檄行浙東西
一髮無所取諸浮屠嘆曰凡受檄來者恒欲得重賄不奉
命則禍立見聞其還也錢積至數萬今鄭君橐中蕭然空
耳其廉吏也哉由是院之推廉吏者一則曰鄭君二則曰
鄭君云轉松江等處稻田提領所大使嘉定華亭上海之
交有田二十頃餘旣隸所中而都水使者汨江淮財賦府
復重賦之民日困甚府君爲聞於朝免之先是徵民無藝

歲有羨糧以斛計者萬餘上下共利之習以爲常府君至獨曰是安可哉命給還於民吏爭以無主名爲解弗聽乃計種家口數分之望門而拜者日以千數稻田所素號米貨之府而爲之使者又總覽其綱他人靡不思遂其欲府君日糴於市處之猶貧人然會從子洵來省覲一夕病卒府君哭之慟且曰人生不翹朝露何以官爲卽日解印綬而歸居亡何亦以一疾不起府君性精密不妄嬉笑遇事各有條理不可越尺寸聲嗟氣歎之間諸奴畏之甚於鞭箠吳氏諱雙字齊祺生女曰潤歸義烏縣丞洪士濂勞氏諱觀漢沂蓋其所出也吳性平恕而誠愨宰物必均寧已劣於人府君出游京師日禱於上下神祇及有疾猶扶僮

東面叩頭再拜遇漠沂慈甚媵人報其安寢目乃瞑不得
報輒輾轉至旦勞氏亦奉承惟謹同處三十年穆如也次
女曰潏許適黃育其母曰珊奴嗚呼府君在家能孝居官
復以廉聞可謂賢也已銘曰
厲行於門一何哲也出而用世又何潔也烝烝兮能順皎
皎兮弗涅也斷斷兮知止凝凝兮有發也懿哉若人名不
滅也考行造文勒此圓碣也

元封從仕郎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左司都事鄭彥

貞甫墓銘

嗚呼大同之世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貨不必藏於
已力惡其不出於身自大道旣隱情僞日滋此尼父所以

有不及見之嘆雖然秉彝天性亘萬古猶一日時縱有污
隆而其道則未嘗泯滅有若浦江鄭氏非一家之三代而
其七葉之長彥貞君非三代之英乎彥貞諱鉉彥貞字也
其家自宋南渡初卽合食爲義門迄今已歷十世宋元二
朝國史皆爲立傳家教修明有遺範二卷俾奕世守之彥
貞嗣主其政益躬躬畏謹正己以蒞物或行其所未至或
補其所不足家人翕然遵化一堂之上雅雅雍雍動逾千
百指愛無不均也情無不一也不知孰爲親而孰爲疏也
視其貨泉則錙銖皆聚於公且曰我惡敢私也察其事功
則羣趨而競赴又曰此吾分當然也爾何與哉雖甚勞弗
懈義浹仁孚和氣克物四海之廣莫不聞知過其門入其

庭者神暢心怡而鄙吝之萌銷沮無餘退而有言僉謂昔之義居如樊楊張李之流誠所不及而益重彥貞君之善繼先志也彥貞自幼沈毅端慤屹然如成人雖朋舊不敢狎侮語一近褻輒白眼望之聞人有輕已之言自責自勵唯恐如其料及壯主貨財倡家意其易惑百端傾誘之每正色叱之使去倡大詫曰此鐵心石腸人也彥貞事父盡孝父病在枕席其妻卒彥貞不敢哭強顏乾笑以奉湯藥竟不使之知後八日父亦卒彥貞哀慟幾絕水漿不入口者三日鬚髮爲之盡白及至終喪張外舅必慶憫諸甥煢煢無依力勸其更娶彥貞謝曰鉉見後母肆虐賊骨肉者多矣忍令吾兒陷之邪不聽彥貞年未四十君子義之

時天下承平衣冠萃於燕都翩然出游以克其見聞揭文
安公僉斯在禁林黃文獻公潛居成均二公以文辭鳴當
世皆折行輩與彥貞交論文談詩或至達旦不休一時士
大夫見彥貞方嚴皆敬憚之或酣酒放歌聞履聲卽斂容
正坐不敢吐氣自時厥後彥貞仲子泳與從子深同講授
脫脫太師家彥貞爲書數千言陳時政之弊令進於太師
太師多采而行之彥貞尚風義舊與叅政忽都魯沙游其
子爲武義宰免官畱武林貧不能自存彥貞延其家十口
來浦江給衣食三十餘年鄰瞽者跛者彥貞憫其顛連養
之終身每夙興告飢者填門彥貞積餘飯親攜簞分餉之
至老不厭元季兵起州郡俱繹騷大將數統兵入境服義

門名皆戒士卒毋敢犯樞密判官阿魯灰帥軍五萬一夕驟至奪民廬舍以居二十里之內雞犬牛羊盡徹彥貞說之曰明公非太師之偏裨乎太師征高郵尚以無罪去國况明公之士卒恣行不道乎脫有一人言於朝不識明公將何以處之阿魯灰愕然曰業已如此爲之奈何彥貞曰爲明公計者甚不難浙東據山阻海其民頗柔馴易制明公誠能撫定而綏輯之俾他兵不敢東向執政柄者尚敢以噓咳相驚乎行且錄明公之功矣阿魯灰不覺屈膝曰非公不能聞此言命左右致東帛爲謝明日下令啓行一軍肅然曾未幾何國朝大兵取婺州彥貞攜家避入諸暨流子里時李曹公文忠統兵來過嘆曰此義門也今世罕

見之躬爲扃鐃而去事平遣帳前先鋒率民兵二千護其
家歸浦江人以爲彥貞積善之報云彥貞年七十以甲辰
之歲四月十四日終於家某月二十八日葬於諸暨州桐
山鄉宣山之原家庭內外不問服之有無咸嗚嗚哭哭則
盡哀一縣之中若宗黨若婣連若三農百工若鄉士大夫
皆素冠拜哭哭亦盡哀傍邑之賢者聞之亦竊哀之曰是
家實無愧於三代使尼父生於此時未必不樂道之今其
七世之長亡矣薰漸之益吾屬將何望乎嗚呼此可以聲
音笑貌爲之哉彥貞之致是者必有在矣彥貞之先自歙
遷睦又自睦來遷其詳見諸譜圖記同居初祖諱綺字宗
文宋乾道中賜號冲素處士朝請郎郎中晏穆爲銘其墓

父文泰植志不屈人下設施運量大能昌其宗文泰乃青
田尉德璋子出爲伯父德池後德池之父致則處士曾孫
也妻張澄有婦德敬夫如賓沒齒無一言相加遺男子五
人長漢才優識精雖不大聲色弟子莫不畏之量入爲出
而其致用恒裕如也次卽泳通經而有文累官從仕郎溫
州路總管府經歷得封彥貞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左右司
都事階亦從事郎次湜東陽丞人謂才如長兄次漢江浙
行省宣使次滌庶出也女子一人歸東陽蔣嘉亨男孫十
人楨棫榦樞模格棠米杲柯女孫八人其二適嘉亨之子
昭及其從子明其一嫁同邑張宗餘皆未行曾孫男八人
燾燿炎樵熒煥光燄濂也不敏與彥貞有連而彥貞子若

孫又皆從濂授經其相知實深然而遊宦南京彥貞之歿
歟不得憑棺窆不得臨穴將何以釋其悠悠之思唯紀載
羣行鑄之樂石可以垂聲光於不朽貽矩則於方來是猶
可爲也於是我不敢讓姑徇漢等之請而爲之銘銘曰
大道之行天下爲公風氣敦龐臻於太康異體同心情無
不通此謂醇熙三代之英世遷俗殊道德淪喪紜臂借耰
秦法之涼肝膈克室形骸閉藏愾我寤嘆涕泗沾裳彼美
鄭君沈毅自強上承奕葉合族共煬內教云飭外政復覆
規重矩疊邇有耿光曷以致茲曰率其常或歛而舒或翕
而張有子將將有婦洋洋無間戚疏萃於一堂孰爲尊卑
誰爲父兄至蘇丕冒奚有畛封儻涉其庭煦如春陽浹人

肌髓薰為善良人亦有言此為世坊非君之賢莫襲其芳
 襲之斯何既明且剛以仁為食以義為漿翳能使昭枯堪
 再榮百鳥喧啾忽見鳳凰宜覽德輝西東翱翔豈意鍛翮
 竟歸冥茫載者亡車渡者失航瞻望弗及盡然感傷仙華
 邛邛浦汭湯湯緬懷德人何日而忘

故朝列大夫浙江行省左右司都事蘇公墓銘序有

洪武十一年四月二十五日元朝列大夫浙江等處行中
 書省左右司都事蘇公卒郡之壽俊與旁州之賢凡知公
 者無不潛然流涕然公以政事聞於時高年至八十三而
 終五男子嘗與仕版七孫亦嶄然見頭角皆可以無憾顧
 乃哀之弗置者誠以一時遺老日就凋謝而公又云亡古

今文獻將何從而徵之邪其子祖允等以其年某月日葬公於某山之阡乃命弟伯衡踏門請製墓上之銘濂公之里中子其哀公尤切於他人固不宜以不文爲辭初公之生也不聞啼聲視之唯紫胞在地而臍帶縈絡之乳媪撥開兒始啼識者已知爲祥徵及長學經於許文懿公以才推擇充府史尋入閩海憲府爲奏差憲使以廉直爲同官所忌嗾御史劾之章未下卽命奪使印公毅然持不可使亦櫛拾同官之過欲訟繫之公諍曰兩虎共鬪其勢不俱生明公奈何類之已而皆止汀寇謀襲臨漳公往督長吏爲備長吏欲藉民爲兵公曰民不知兵久矣一旦藉之必大致紛紜此非禦盜是增盜也長吏曰計將焉出公曰吾

知所處矣閱兵籍得放逸者二千使帥之擊賊竟獲其首
禍者廣東部使者聞公賢稽其年勞辟爲書吏南海番禺
二縣輸恒賦之外復有所徵號稅外錢以給上官燕私之
須小民怨讟盈道路公聞白罷之朝廷每頒新鈔諸郡部
使者必監焚舊鈔此故事也時使者與廣州守有隙恚不
往司鈔吏積十五年不得調公復白而焚之俄再入閩補
令史於宣慰司聲稱籍籍行宣政院延公爲掾久之趙郡
蘇君天爵來叅江浙省政極才公復挽之入省公遜與舒
常弗之從蘇君遂兩用之公以蘇君知己遇事失當輒諍
凜然有峭直風蘇君敬憚視之異他掾海漕之糧歲不下
三百萬漕官多強取贏無錫州獨不與乃誣其糧惡不宜

上供省臣怒欲加罪公命覆核之事獲免海盜起省發官粟募民舟載軍捕之舟未盡發而盜請降省逮民歸粟公曰言猶在耳惡可背之况民得粟必已食之既今將焉徵卽徵唯徵未發者可爾省臣從其言蘄州紅巾構亂陷於潛昌化犯杭州省臣皆遁叅政樊君執敬獨坐堂上以死自誓公說樊君曰明公以身死國義則得矣如一城生聚何今城中健兒不下數十萬公庫金帛以萬計與其委諸盜賊曷若募民使戰邪戰而不勝就死何晚也樊君不能從上馬迎戰而死公與掾李樞謀以蘇李署號召民殺賊殺一人卽攜首受錢二百五十緡民持刀爭奮數日之間獻馘者充庭未幾辦章教化君復杭州公絕口不言功考

滿謁選銓曹中書叅議汝中柏聞公名家子欲引爲右曹
掾公察其威權太橫力辭南還擢紹興路蕭山縣尹蕭山
民詭名匿其田賦科繇不能均一公令其自實田輯爲冊
書凡有徵發皆視書重輕之兵興以來縣糧輸衢處二州
民憚遠征往往皆屬吏吏並緣爲姦利糧不時集主運者
妻孥恒坐繫公釋之而罪吏期月咸足且爲立法每鄉置
督運一人趣民各以糧赴江濱仍驗糧寡多賦錢僦舟以
行民大便之縣爲吳越要衝師旅經從無虛月誅索芻茭
少不愜則侵掠居民民畏之甚於鬼公儲峙旣豐有犯者
擒寘於法士卒入城如見大將不敢出語相誰何會歲儉
弛湘湖之禁以利民不足啓常平倉以活餓者僚屬力沮

之公大言曰發天子粟活天子民有何不可儻有譴責吾
自任之民賴以生者以數萬計帥閫以元日至檄縣市殺
核諸物公發視恚甚執筆書檄尾曰四郊多壘正臣子痛
心疾首之時奈何襲太平故態飲酒爲樂邪聞者愧服府
公韙公之爲有難決之獄移公訊之諸暨知州袁元以散
耆年帛不明將構以賊墨公推其情乃吏與里胥爲濫元
但不躬給爾公各坐以其罪元致白金爲壽公曰吾知執
法爾豈私爾邪卒却之歲餘改本路總管府經歷不上階
自承事郎轉文林郎行樞密院照磨僞吳張士誠據姑蘇
旣降公持詔書往湖州責其戍將潘允明行郊迎禮禮成
允明欲西向坐公公正色曰以爵則我幕僚雖相向坐亦

以爲過然我所持者詔書君敢與詔使抗禮邪挾胡床中
席而坐允明懼服臨發贐米百斛錦二十端公笑辭曰君
謂使者而可以貨取耶時士誠新授淮南平章政事開省
蘇州士誠聞之請於康里丞相曰詔使四出唯蘇照磨廉
介士願得爲幕屬君恥之不往復超今官叅政石抹君宜
孫分省於處請公與青田劉君基從石抹君方以討賊自
任浙東倚之爲重每事必謀於公公勸其禮賢下士安輯
流亡招徠羣盜撫之以恩石抹君始從之衆心翕然歸後
好自用幕下士多散去部將胡君深章君溢亦擁兵觀望
公獨左右之不變復移書胡君等惓惓以共濟國事爲戒
石抹君多用故人攝縣棄行省承制所用者公曰今朝廷

不通事當一出行省奈何違之石抹君愧謝越部書佐李
伏喜誇誕石抹君賢之薦授員外郎位居公上數狎侮公
人爲之不平公不與校旣而伏以反覆受賂覺石抹君械
繫之公解之曰叅政始薦之今乃囚之古之以禮進退人
者其亦如是邪伏因得引去經畧使李君國鳳循行至處
久畱不去以十羊授公牧公曰某以非才爲省屬天使命
之牧羊固當然大敵壓境天使能出奇計殲之雖日烹百
羊何害否則某亦不保首領欲久爲天使牧羊得乎李君
默然元季處多盜征行吏多受盜金旣降而復叛公秋毫
無所犯大溪吳誠七成擒官簿錄其家得帳籍驗之莫府
官無不受賂者獨無公名已而浙水東諸郡悉入皇明版

圖而七閩猶未附。怨家告公長子仕閩，宜謫徙滁。陽公就從，無難色。丞相李韓公憫公無辜，欲奏而官之者再。公以年耄力辭，遂歸。臥金華某山中，左圖右史，超然自得。越十二年，春秋乃終。未終一日，精神如常時，忽不晡食，越翼日瞑。目端坐，至夜，諸子進問所欲，公曰：靜以俟命，無所欲也。漏下四鼓，撼之則逝矣。是夜大風雨，居民見士馬雜，還前籠絳紗燈，訶叱東去。民叩後來者云：接蘇伯夔君子以爲異。公性敦恪，尚風義，孳孳務行及物之政，唯恐有受其害者。至於修水利，興學校，皆具有成蹟。然識量堅凝，不爲威武所遷。嘗從大司農受海盜降分比，其衆寇不悅，嘯其部曲大譟，轅門下衆皆相顧失色。公獨進曰：天子以爾等本良。

民迫於不得已爲盜故遣使者諭爾降爾果欲反不畏十
萬橫磨劍邪俱逡巡而退復從樊君督海漕事用牲牢祠
天妃廟始降神寇舟突而入陪祀官解散公謂樊君曰事
不可中輟成禮而退神色自若與人交緩急可倚藉部使
者有託其妻子者使者亡公禮之益厚避兵登舟逢故人
兄弟徬徨走水濱亟呼與共載行數里所又見婦女羣泣
亦其友母妻也命舟師迎之或止公曰舟重不能前追兵
且及遑恤他人邪公曰死生有命吾不忍獨濟也公之善
行如此類者甚夥姑取其著者書之餘不盡載公諱友龍
伯夔字也人稱之曰栗齋而不敢字其先居眉州眉山縣
文定公轍之長子宋吏部侍郎徽猷閣待制贈少傅遲來

知婺州因家金華歿葬蘭溪之紫巖鄉遂爲金華人少傅
生龍圖閣直學士廣南東路經畧使贈少保簡少保生江
東提刑祕閣修撰大理卿諤大理生吏部郎中江西提刑
林吏部生朝奉大夫顯謨閣待制知貴州熙貴州生通直
郎兩淮轉運司幹辦公事圭運幹生從政郎淮安縣主簿
鎮淮安君娶潘氏無子以三從弟太學生鎬之次子爲後
卽公是也上距文定公蓋九世矣公娶宗氏忠簡公澤七
世孫柔順惠嘉爲一鄉婦儀子男子六人四仕於元一仕
皇朝一蚤卒祖允將仕佐郎浦城縣主簿師道廣東宣慰
使司奏差繼兄肖德後伯衡前鄉貢進士今自國子正擢
翰林國史院編修官文辭雄麗較之小坡斜川集有過無

不及焉思誠天止善東陽縣尉崇德將仕郎行樞密院管
勾子女子三人長適俞坦道餘皆天孫男七人恒悟悅恢
愷忭忻孫女五人歸曹源宗涵徐道餘在室嗚呼蘇氏之
世非惟以文學忠孝著稱而爲政及物之美亦代不乏人
有若少傅奏減吾婺市羅之額二萬八千有奇民爲立祠
少保歷典大郡所至以遺愛見思而大理之樹善刻姦吏
部之忠厚敦俗奕葉之間簪笏相映公又起而繼之聲名
烜赫亦不昭於前烈何其一姓之皆賢哉嗚呼自奮於榮
名者易爲力而能續先緒於弗墜者難爲謀非天欲報功
俾之世濟其美吾知未必能爾也嗚呼是則然矣婺之蘇
氏其積累深長實自少傅始後人因引而伸之公之仁民

之功可謂侈矣其子若孫烏有不振拔者乎當知後之視公者亦猶今之視少傅也夫何疑哉伯衡與濂有文字之雅故竭蹶來山中請文遂歷序其事而歸之銘曰

睂山蘇氏稱三文光芒萬丈燭乾坤少傅守婺政以仁紫巖生氣凜然存珠明玉潤多後昆簪紱繽紛絢朝暉貴而尸位玉之珉能守家法斯足珍維公挺生嘉兆甄鳴岐彩鳳瑞世麟從事大府歷粵閩其職雖卑氣益振峭直猶如古諍臣得失利害輒屢陳聞民有病睂則顰浙垣招克幕中賓孰知蘄寇紅爲巾嘯聚山澤動作屯犯我屬部窺大藩用姓給號令編民殺賊如殺狐兔羣有功默默不自言大官受降東海濱忽爾跳踉欲舞謹一叱鼠伏不敢嗔身

佩縣章魚懸銀煦嫗扞禦一以恩設心不讓漢吏循拔彼
水火脫溺焚錯之華棖藉錦茵叅贊宥密待咨詢手持璽
書諭囂昏中坐以示王人尊噉我以利耳不聞栝氓構亂
奔狂瀾障遏勿使成瀾漫海桑旣變光嶽新攜書歸臥丘
壑雲執節不仕爲全人庶幾不負名家孫春秋之高踰八
旬儵焉觀化只逡巡大風挾雨來掀翻士馬雜遂向東奔
絳紗籠燈光吐吞騶卒前呵肅靈氛生爲良臣死明神丈
夫如斯世罕倫白石可磨媿瑤琨史濂造銘焯墓門石縱
可泐名弗諼

故韶州路儒學教授曾府君墓銘

府君諱順字至順姓曾氏邕國公四十九代孫邕國家於

魯十四傳至都鄉侯據始避新室之亂徙豫章子孫曰盛
大江之南言曾氏者皆宗焉又六傳至略遷於臨川又十
二傳至唐沂州刺史司徒生司空洪立司空生散騎常侍
延鐸常侍又遷於南豐生四子長曰仁壽生志及文照南
唐時又同遷臨江新塗縣之吉陽里文照舉童子科生乾
度宋淳化三年進士仕至太常少卿贈刑部尚書志生易
用易用生侃侃生高安丞斧擢元祐六年進士第又遷縣
之高元里屏山之下生用先用先生嶽嶽生愿正愿正生
翊翊生汝舟汝舟生兼善能傳黃文肅公榦之學爲時名
儒生軍器監簿天麒天麒侗儻有大志常居文信公天祥
幕府又從賈丞相餘慶等奉使於元竟全節而歸則府君

之父也府君性警敏自幼輒有聞時信公之弟文惠公璧
來爲郡招府君與其子文莊侯陞共學陞旣秀穎府君能
與之競爽其師胡君端一亟目之爲二俊當宋初改物遺
黎故老猶有存者監簿君日開尊共飲劇談先代文獻府
君從旁聽之有疑則問唯恐其不傾盡諸老爲之嘖嘖愛
賞元至正中程文憲公鉅夫奉詔求賢江南欲薦府君才
可用監簿君止之曾未幾何部使者趙君孟迎以茂才舉
署饒州路儒學錄改袁州陞南雄州儒學正士皆服其化
而爲率德勵行之歸會科目詔行府君欣然應書不利退
而歎曰吾能損所學以徇時好哉因不復踐塲屋鄉友范
文白公惇清修之士也極慎許與憫府君官不克其才會

御史銓選廣中力薦之於是板授韶州路儒學教授未及上吏部已別選遂止賢公卿多稔府君行欲強起之府君辭已而長子受辟爲校官季子以春秋舉於鄉取第五名文解府君喜曰吾何以仕爲乃陶然自放清泉白石間與高人逸士相游樂府君被服儼雅揮麈談笑皦然如霞外人世間塵土不可得而侵也善鑒定古器物暨法書名畫每傳玩以爲適或取琴鼓一再行焚香默坐超然與造物者游一旦遘疾預告終期召婚友入榻前與之言別意甚懇懇介婦方歸寧命趣之還旣至正衣冠起坐撫幼孫頂曰吾遲汝久矣復東首而臥翛然而逝實至正七年春三月某甲子也壽七十有五歛之日風雨晦冥室廬之後大

木俱拔君子異之九年春正月壬寅奉柩葬於屏山麓堪輿家謂不利以某年月日改葬同里夏方之原府君孝友天至監簿君得瘡疾甚劇府君泣禱上下神祇夜夢三士告之曰服二附湯當瘳已而果然歷十餘年方沒監簿君沒大母陳夫人年垂九十府君懼夫人之哀夙夜祇奉唯恐少拂其意夫人安之曰吾子雖亡不沒矣季弟甫亂出爲伯氏後仲姊生四子而夫亡子絕幼茫不知所爲計從父兄孤子凡三悵悵無所依府君皆鞠養教訓之使至成立且歸其產所入毫毛不以私其與人交一裁之以義郡守李章肅公倜聞府君爲佳士禮下之李公後以誣免官其門可羅雀府君事之益勤別駕高翔其知府君不下於

既相見勞苦甚勤未幾徑上馬出城去翔聞之大驚追餞
十數里且曰公能遠來何遽往如是邪府君曰既見君子
不還將焉求翔歎息而去性尤仁慈振貧卹匱每不遺餘
力臨川姜肅長沙譚志仁盱江王旭皆顛沛流離數瀕於
危亡府君能振之是三人者德之謂殺身亦不能報云府
君容貌魁梧須髯如戟爲文辭不務鈎章棘句而壹以理
勝當是時若吳文正公澄虞文靖公集皆海內師表每稱
府君之賢不少置則府君信賢矣初監簿君著史學統紀
一卷未及成而沒府君補完之府君所著詩文若干卷因
自號唯庭遂以名藁吳公爲序作者之意今藏於家府君

娶義門劉氏克盡婦道前三十一年卒子男子三人長曰
紹唯平陽州儒學教授次曰斯季曰魯承事郎祠部主事
博極羣書而文辭麗蔚學者師之子女子一人分宜縣儒
學教諭聶景堂其壻也孫男七人曰垕曰基曰齏曰均曰
埴曰塾曰圭女六人長歸某餘未行曾孫男六人曰某曰
某曰某曰某曰某曰某女四人在幼嗚呼聖賢之裔自北
而南者若孔氏之於衢顏氏之於蘇於閩曾氏之於豫章
皆多子孫而曾氏爲尤盛紆朱拖紫以顯融於時在在而
是常侍五傳至文定公鞏兄弟者出遂以辭章名天下何
曾氏之多賢邪府君之先蓋與文定公同出於常侍奕世
以詩書亢其宗府君雖不獲大用屢司教鐸蔚爲經師達

賢大官亟稱交薦可謂無負於家學者矣府君之葬翰林
待制社公本國子司業曾君堅既為前後撰銘刻諸幽室
而魯嘗與濂同修元史寅緣交誼復來求隧上之文濂聞
較德焯勤在古者不厭其詳故為表其行而益之以銘銘
曰

邴國傳道自孔門遺澤滂濺苗裔蕃有如大江從西奔支
流誰千會一原重珪疊組光燉燉著勲昭德裕後昆夫君

繼之如玉溫蘄然頭角譽彌敦目為二俊起續緇三為人

師教道尊音詩俎豆習禮文鄒魯其俗澆為淳自內而外

本則存大木斯拔風霆掀人琴俱亡海氣昏學子攬涕為

招魂刻文墓石揚清芬

葉仲貞墓銘 代柳侍制作

桐廬李驤龍嘗與武林葉禎交禎年三十時從父某來桐廬爲釣臺山長山長君死禎貧不能歸驤龍爲合錢予之使賣藥市中以自給禎風神蕭爽不能隨世沈浮每遇月白風清輒同驤龍買舟泛桐江而下驤龍善洞簫禎歌古辭扣舷而和之或至忘返蓋飄飄然游於物外者垂二十年而不知老之將至也禎一日病革憂戚莫知所爲驤龍顧禎曰君非念後事乎有驤龍在君何憂禎喜力疾起拜曰此膝未嘗下人今不覺爲君屈也竟不能食三日死驤龍爲具棺歛買地葬焉後一年驤龍亦卒驤龍之從弟懋哀禎不娶而無子復合禎之所遺財市田二畝有奇入華

林僧院俾立主以奉禎初禎善爲學不治章句頗喜以詩
自鳴翰林學士貫公甚器重之稍長習吏於浙西憲府部
使者欲辟爲屬不就天曆中有詔粉黃金爲泥書大藏經
禎以善書應募法當得儒學官亦不就蓋禎氣岸多豪一
言不合輒徑去故卒無所成名禎字仲貞武林人無他族
屬其世系禎未嘗言今皆不可知享年五十有四以重紀
至元五年五月二十六日卒明年三月三日葬於玉塢山
原去驪龍之墓不二百步葬後四月懋復爲伐石來請銘
昔粵謝翱以善詩來游吳越間吾鄉岩南先生方公鳳實
與之交翱死無所歸公爲率一二友生葬翱於釣臺傍且
刻碑志之其事與驪龍兄弟正相類豈聞公之風而興起

者耶非耶先聖人嘗有言曰死於我乎殯驪龍兄弟蓋近之矣是宜銘之以詔後之人銘曰

吁嗟葉生胡不恤汝家吁嗟葉生胡不就汝實而歛汝華使千載之祀一朝而墜豈汝之不自力抑命爾耶幸有仁人既殯且薶汝已歸骨於此矣予尚何嗟

吳子善墓銘

濂之友吳中子善世家婺之東陽自曾祖某祖某父某咸爲儒至子善益務讀書從里之大儒陳樵先生游初濂謁先生太霞洞中先生曳杖微笑出迎坐濂於海紅花下俄呼酒酌濂先生自歌古詩奮袖起舞子善侍先生側目濂引滿以成先生之樂濂自是得與子善交後三年再謁先

生復見子善時先生年耄重聽或有所問子善從旁書濂言以對及濂辭先生還子善送至山高水長處坐石共語依依弗忍去自時厥後久不見子善聞子善獨奉母某氏居陋巷間雖無儋石之儲曾不少戚戚動於中每遇明月之夕輒鼓琴以自娛琴已復把筆咏詩弗輟濂竊悲之人往往窮則失守有若子善之爲造物者必能昌之今年秋復求子善而謁焉則子善之死已三年矣嗚呼天者豈易知耶子善之固窮如是乃復使之早夭是果何理耶嗚呼悲夫子善通周易諸家說屢就試有司不中家益貧年過三十不能娶有一妾爲生二子長某五歲幼某三歲子善母死未幾而子善又死二子蓋惇然可念子善之友張良

金韋編蔣偉器率諸好義者既買棺以斂子善復用羨財
贍其諸孤子善得年四十生於皇慶壬子某月日卒於至
正辛卯某月日以某月日同母葬於縣南二里姜原蓋潘
達所指地也葬一年偉器來謂濂曰子與子善頗交久盍
爲銘嗚呼濂尚忍銘吾子善邪昔孟郊歿貧無以葬其友
樊宗師爲告諸嘗與往來者經營喪事且以餘資給其遺
孀昌黎韓文公與交遊甚洽實爲銘其墓今觀子善之事
固不能盡同其交友之所盡心者則蔑古今之異也濂雖
無昌黎之文又可無一言慰子善於地下耶嗚呼悲夫銘
曰

孰使子材孰使子窮又孰使子年之不豐彼蒼者天曷其

宋學士全集 卷三 三
夢夢一氣悴榮或繫其逢我作銘詩以弔其凶以哀其終
以揭其封

鄭仲涵墓銘

嗚呼自道廢民散之後世之爲師弟子者朝離書帷夕若
秦肥之視越瘠比比而是有如仲涵之於予義則師友情
如父子也仲涵之死予寧得不哀乎仲涵初年學舉子業
把筆爲文春葩滿林色澤明鮮而生意津津敷暢予意仲
涵必先登再踐塲屋皆不合有司繩尺仲涵嘆曰吾惡用
是爲哉乃棄去益潛心秦漢以來諸文章大家無所不窺
亦無所不辨畜之旣深發之亦盛商敦周彝藉以五采五
就陳列天祿石渠間人見之者雙目輒運眩仲涵復歎曰

吾惡用是爲哉又棄去取羣聖人之經而燭溫之窮其道
德性命之秘質於濂洛關閩之說久之克然如有所得仲
涵復嘆曰車成矣輪轅美矣不行何以涉於遠道乎益思
明體而適諸用母夫人病逾年仲涵保抱扶持終日不離
側夜則泣禱於天請以身代忽醫患惡疽不能坐跪煉藥
劑以進膝爲生胝夫人病革思食西域瓜旣食而卒仲涵
見瓜終身弗忍食因懸懸念母不置氣鬱結弗舒遂得瞶
疾迨居父喪拊膺悲號絕而再蘇者數四杖而後起服雖
闕凡遇諱辰却酒肉弗御者七日至期哭奠如初喪癸卯
之夏諸暨戍將謝再興以城叛浦陽與諸暨鄰壤訛言寇
且至羣從兄弟皆避地東陽或移金華是年冬寇壓東陽

囊橐皆無遺仲涵時在金華聞之泣盡持所服衣衾往分之雖身罹寒沍不卹也從弟禮與妻蚤天三女僮僮然無依仲涵鞠育盡道各選名胄而配供張之豐逾於已女仲涵家義居十世族屬頗衆或有疾不擇疏戚夜必四三起視遇有死喪急難不顧利害身任之至於周旋事爲之間條理粲然必期於集且不與人較曲直或以非理相讓但俯首默受而已其在內之行如此達之於其外者尤夥也蘄春王烈家燬於紅巾帥其族五十乞食浙河之右仲涵館之數月而後去同縣騷人貧不能養母來愬於仲涵仲涵曰吾何無母可養邪厚周之仲涵負笈從師道遇十餘人襁負其子且行且泣試叩焉則山水暴溢室廬漂沒欲

求給縣大夫不食者日再周矣仲涵亟傾篋中錢與之村氓王氏患多男子仲涵至其家聞兒啼聲甚悲蓋氓將溺之於水仲涵爲陳父子至情且惠以粟氓大感悟生之並舍三里所溪流湍悍遇雨則人跡絕仲涵造舟渡之金華洞溪其悍爲尤甚舊有石梁久壞而弗葺仲涵捐白金八百一十八銖爲倡衆翕然而和未幾而梁成當夏五六月赤日流金道多病暍者仲涵設湯茗濟之冬大雪仲涵晨出見寒士衣不掩脛齒相擊下上仲涵呼酒飲之爇火溫之乃解白衣纊裘爲贈又嘗禱於廟寡嫗困臥廟門無衣愈於寒士仲涵與妻周窻謀製衣一襲與之凡納交仲涵者無不曰此古仁人也或又曰其內外行如一者哉仲涵

自試藝不中遂不復有仕進意有薦爲月泉書院山長者
仲涵辭不就及入國朝會求賢之詔下郡府絡繹致請仲
涵輒以耳聵爲辭已而部使者趙君壽奉旨蒐材浙水東
以薦紳交譽力迫仲涵就道仲涵冠帶謁君辭意惴款君
察其誠也不敢強仲涵稟賦孱弱雖癯然若不勝衣而其
精神緊峭矩度峻整人莫不親而愛之其於倫品之間驩
然相聚睦然相悖有如春氣流浹不知秦和之襲人也性
雖好施與絲毫事必咨稟於長者不敢私奔走兵燹中人
見其袖二書以行頃刻弗少離及事平還家取而視之乃
宗譜家範也仲涵所著書有遂初齋彙十卷續文類五十
卷藏於家嗚呼仲涵之死予安得不哀乎初予讀書浦陽

山中仲涵卽從余游先後十有餘年予初無益於仲涵而
仲涵之相助余者恒多時予執經山長吳公待制柳公侍
講黃公之門仲涵每侍予往拜三公見其文亦以遠大期
之自時厥後人事不齊不聚首者數載及予赴召總修元
史與仲涵約曰子非青年矣予春秋亦漸高行當俟汰而
歸與子婆娑一丘一壑間聖賢心學之祕尚相與窮之史
事雖畢復待罪禁林畱南京者四年仲涵忽不遠千里來
見且申前言予諾之而未及踐豈意仲涵先予而逝乎仲
涵之子楷自爲狀來求冢上之銘其詞纏綿悲愴尤足以
動予之哀思每一讀之淚潛然下所以久而不能成文雖
然予於仲涵忍不枚淚而言乎昔者徐仲車以孝行著稱

惜以聾廢而仕不大顯君子以節孝謚之今仲涵之事無
媿仲車者也宜私謚以真孝處士勒石墓門而埋予文墓
中庶幾少慰仲涵於九泉之下乎仲涵姓鄭氏淵其名也
其先世遷徙之詳見譜圖記曾祖德璋宋青田尉祖文轟
父鉅母周氏配室卽周寯生一子楷也以文學稱女二一
適呂堂一未行孫一燿生於元泰定丙寅九月十三日卒
於今洪武癸丑正月十一日壽四十八以其年某月日葬
某山之原禮也銘曰

質瑤璋兮絺繡文旣姱麗兮又栗溫宜參雅樂兮獻明庭
胡淪巖穴兮鏟其英匪進則退兮道之常保家肥兮譽彌
章民同胞兮勢弗殊使我心惻兮軫寒與饑少微煌煌兮

雲掩之陰雲英英兮又不能霖前何古今後何今思美人
兮涕泗沾襟

東陽貞節處士蔣府君墓銘

府君諱玄字子晦別字若晦姓蔣氏初周公庶子伯齡受
封於蔣子孫氏其國在漢居杜陵者最著兗州刺史詡尤
有名詡四世孫山亭鄉侯澄徙居義興之陽羨澄七世孫
樞仕晉爲吳郡太守復南徙台之仙居唐末五季之亂樞
裔孫勛避地婺之東陽仕吳越錢氏爲金紫光祿大夫檢
校司空兼御史大夫遂家焉府君蓋其後也曾祖諱天廩
宋紹定中入粟佐邊授迪功郎祖諱沐元南康路建昌縣
主簿父諱吉相少倣負氣嘗事仁宗於東宮擢典用監

知事出爲襄陽路穀城縣尉以卒府君生於燕都兒時巖嶄聳不妄狎笑八齡就師讀書終日據案端坐未嘗旁顧其師奇之使察諸生怠肆者諸生畏憚斂戢莫敢譁年十六侍穀城之官杜門絕賓客不交晝夜攻學母夫人閱其勞節膏油不多與俟母寢以衣衾蔽牖而誦夜叅半乃已穀城蒞官剛嚴府君因事進諫多所匡補出遇其吏民恂恂退抑人不知其爲尉子也旣冠而歸時許文懿公謙以道德爲學者師府君從而受其說識悟過人辨析精確內涵外飭日趨月異先輩皆自謂不及然府君務見躬行以禮齊其家奉先祠謁拜祀奠取朱子所修儀文行之歲時率族人祭始遷祖墓祭畢序長幼列坐告之親睦之道

屬之近者朔望必會貧者歲周以兩月之粟修建昌所創
義塾延師儒教其子姓至於鄉人每歲冬至殺牲置酒會
長老俊人行鄉飲禮府君爲之講說嘉謨偉行使聽之曰
爲父兄子弟當如是鄉民莫不化服細民窶者貸以粟不
取其贏待以炊者常數十家東陽多宋貴臣族民藝其田
者旣入粟半復畝徵其絲民頗苦之府君倡其鄉人曰君
子以養野人奈何厲之遂罷不徵人用是德府君稱其善
不虛口遇事無大小皆立決不形於謀議所爲輒出人意
表初延祐中惡少結邏卒誣平民爲偽鈔破其家意府君
儒生可侮以語撼之冀得賂乃止府君怒走白大府逮惡
少寘於法害遂絕由是宿豪文吏搖手相戒不敢過其門

府君益刻苦爲條法使後嗣可守室廬械器皆預爲數世計各極其精善人服其才而惜其不獲施於世也府君饒於資產脫去華靡習聚書萬卷致力其中著四書箋惑大學章句纂要四書述義通若干卷治平首策二卷學則二十卷韻原六十卷府君懲士習淪於凡俗獨製古冠衣服之揖讓步趨必以禮法人望之神情旦朗如逸民高士及卽之則雍然和與之語出仁入義愈久而愈無窮年四十有七以至正四年六月辛酉終於家學者私謚貞節先生十二月壬申葬縣南乘驄鄉御史里馬塢之原娶葛氏宋叅知政事端獻公洪之玄孫子男四人大同興宗嘉亨允升女四人適葛實李觀及東陽儒學教諭李思文其一蚤

卒孫男十人昭暉旭暉昇昱昂景杲孫女二人適許益
亨鄭格曾孫男五人鈞鑾鏞鎮某女三人允升嘗從黃文
獻公潛遊有文用薦者授慶元路儒學正早死而二次子
亦繼卒獨大同存善承其家學以故國子祭酒許元狀來
請銘余未壯時嘗拜府君於家炙其言語儀貌儼然成德
人也蓋今四十年而余亦老矣銘烏敢辭銘曰
柏之丸丸或朽于山堂之巖巖或病於顛天產其良不需
其完人愠以咨我恬以安探聖之源揚道之瀾不諧一時
千載之傳

鄭檝墓銘

浦陽鄭檝少凝慤寡言能暗誦易詩書論語孟子稍出爲

詩歌可觀先生長者能之爲加布其首字曰叔通年二十
至正丁酉三月辛巳以病熱亡四月癸酉葬仁義里三角
山其父濂哭之慟來謂予曰楫也幸從先生游先生謂爲
可教竊意其能亢吾宗今不幸死矣先生儻不死之盍爲
銘予聞亦哀不自勝爲著銘曰
父母生子孰不欲望其成矧如楫之秀穎者乎今未出弱
齡而遽實魄泉下可悲也哉可感也哉

唐思誠墓銘

嗚呼吾思誠其死矣乎吾婺稱東南文獻之邦十數年來
故材已實而新秀未茁所以承前而引後者當有其人而
思誠其可死矣乎嗚呼初濂年十九時來書游城南識思

誠於京暢樓上思誠長濂僅三歲濂見其斂容端坐辨嚴
光陶潛優劣歷舉傳中語而以義裁之袞袞五千餘言濂
雖慕之意思誠或致力於斯故知之爲獨詳他固不能皆
然也自是以來日與思誠親當風氣曠盥賓客滿坐或觸
其談鋒而思誠岸幘傾吐愈詰難愈見不可窮有來求詩
若文者肆筆而成不事塗竄如春雨方滋宿蘗雜芳不擇
地而發思誠未始有自矜意且曰文以達吾言何以工爲
濂益慕之然猶謂思誠信奇士世之敏洽者將能之而未
知其充積於已者果何如也後五年濂從淵穎吳公遊越
而思誠以廉訪副使暢公之聘講授淮陰思誠搜剔經髓
意融而言隨之聞者爭聽戶外之屢常滿一時寓卿若辨

章左公翰林承旨張公叅知政事韓公皆忘其勢與思誠
交聲華張甚及思誠自淮陰還會濂客錢唐上思誠竭蹶
來訪濂欣甚出醇酎與思誠飲爇火夜宿相與辨諸子是
非凡九十種餘及僻隱緯候之書又數十家濂時血氣未
衰尚能記憶思誠各歷舉疑以問濂頗歷誦其文而對思
誠抵掌於几曰君之精博一至此乎吾每見君言呐然不
能出諸口又何善自閔藏而文采不露乎吾之彊記不下
於君第恨無書可誦陳氏書錄之所記者吾唯能了其三
之二耳濂聞思誠言遂以所疑者反質於思誠思誠答之
如撞巨鐘隨叩隨應嗚呼自科舉之習行爲士者趨辨目
前一遇有問舌拄齶不得發孰有髣髴如思誠者乎而思

誠方恥以自名又曰吾學不徒博徒博陸澄之書尉爾吾
則藉之以窮理而施諸事也濂極慕之始知思誠之學期
明體以達用而非獵襲以給談辨者也後十年濂旣歸隱
小龍門山飲水著書以樂先王之道不復與世接而思誠
用部使者之薦擢金華縣教諭丁外艱不赴再遷衢州路
學錄亦未及上忽劄發下體大熱如蒸焚已而增劇遂卒
時至正丁酉八月十七日也濂方避兵勾無山南思誠之
沒不及知暨知之而思誠之骨已入土久矣濂奔走西東
弗能絮酒一酌墓下思誠之弟懷敬奉門人徐孳狀以墓
銘爲請嗚呼濂其尚忍銘思誠乎思誠幼而穎悟未就師
傳已略能誦詩旣長受業於文懿許公不出戶者十有餘

年而所造極深六經百家之說無不究之雖名物度數之微亦皆訂覈其同異大抵其學以濂洛諸儒爲宗故粹然一出於正武威余公持節海右深慕思誠之學特傾下之余公善大篆或請書楊雄九州箴者余公不知所出思誠曰此載在古文苑卽援筆寫之後覆以其書不差一辭余公爲之驚服思誠天性孝友處已接物簡易平直無矯情之行自幼至老劬書不厭善字學得虞伯施之法嘗手錄諸家異書亡慮數百卷又凡所讀之書輒撮其諸凡而附之以論辨名曰破萬總錄錄一千卷外有六經問對若干卷鉤玄集若干卷書學指南若干卷存齋雜稿若干卷皆藏於家思誠諱懷德思誠其字也姓唐氏唐爲金華著姓

宋南渡後擢進士第者十有七人其與鄉貢舍選及曹試童子科者莫可勝數而傑然出乎其間者世稱說齋先生先生諱仲友天分絕人書經目輒成誦遂以學行名天下由紹興甲戌進士中博學宏辭科名試館職累遷著作郎迭守名藩更秉使節終官朝議大夫思誠先生七世從孫也人竊意思誠問學之富似無忝於先生君子之澤其未艾也當於思誠乎徵之孰知一文學掾之祿有不能食况望如先生烜著於時乎此濂反覆嗟悼而不能自己者也雖然先生之名其垂之於今者以學不以位也位勢之隆可行志於一時學術之殷則遺芳於千載今思誠雖死於困窮而其所著書具存其不與形俱亡者固自若也惡知

後之人不以稱先生者稱思誠乎濂又何悼焉姑歷序相
知之次第以告世之知思誠者思誠曾祖欽祖津父琰孫
皆不與仕籍卒年五十有一娶金氏五丈夫子升賁晉恒
震女二申戌汪道演其壻也孫男三道堅無逸梓材墓在
縣北婺女鄉之陽岡以其年十月某日葬銘曰
孰爲嶢嶢而不昭昭孰爲詵詵乃復焯焯二氣糾紛莫知
其門有遺者文烜乎霞氛訇乎霆奔不泐以堙不軋以髡
後于百齡其永存

徐夫人墓銘

婦德以柔順爲美然以之處常可也苟無堅凝之質事變
臨之其能自立者鮮矣故持之以堅貞行之以柔順斯足

以爲賢婦備一則有虐忘縱佚之失焉若徐夫人者其備
婦德者乎夫人姓余氏衢之開化人年二十適邑士徐君
安越十三年生四子徐君死舅姑皆老家莫爲主貲產頗
傾蝕夫人日奉羞膳升堂問體安否退則率媵妾治絲縷
麻枲歲時機杼之聲聞於鄰里衣服諸子務臻華好青裋
綵衿少長嶷然使人不知其爲孤年七八歲委之於學慈
嚴兩至責其成績由是諸子咸爲善士而家迄以成舅姑
相繼壽終治喪葬以禮鄉人暴强者皆畏其能莫敢凌犯
教女語婦必以夫人爲則年七十有八以洪武九年九月
七日卒於家二十三日葬於清源里四村之原三男曰祿
可說一女適某孫男五人亥生林璣桂生以國子生擢給

事中來請銘銘曰

柔順爲德斯婦常濟之堅貞家乃昌執偏或墮弱與強二者維全保無爽猗徐夫人婦之良喪夫秉志事尊章內外屹然禮義防躬親織紵靡怠荒家政浸修貲大穰男治書詩女衣裳壽彌德備名譽彰孝孫刻銘闡幽光卓哉婦則垂無疆

故朱夫人戚氏墓銘

夫人姓戚氏諱某字某婺金華人宋朝奉郎知袁州事如琥之曾孫從政郎廣德軍司法叅軍宋祥之孫貞孝先生紹之女年若干歸義烏朱君元踰若干年喪其夫三子皆幼時宋亡爲元盜起旁縣焚廬舍剽劫家單甚夫人艱勤

悲悴事舅姑無怠容遇諸子有恩而嚴少子嘗戲取人一
鷄卵夫人怒曰是乃所當取耶笞而責還之稍長遣從許
文懿公遊督教愈於夫在時粥釵釧資之俾無勑懈父老
病殊殆迎以就養烹藥進食不寐者三月留十年乃終不
以喪葬累兄弟出私貲爲具女兒歸朱氏蚤死夫人育其
三孤兒長兒亡又撫循其男女爲擇名族嫁娶族女貧不
能行者必以貨助窶家得子多溺死以倫理訓誘俾勿溺
資以粟帛里中人德夫人如慈母夫人與娣姒和視娣姒
子猶已子御媵婢仁而威聞夫人謦欬咸肅畏謹者止惰
者執業以俟久而知其可事多終身不忍去夫人春秋旣
高三子冠裳翼然須髮頽白升堂奉觴以次爲壽諸婦孫

男女數十人列侍左右歡愉竟日年八十時媼連賓客慶問者以千計夫人讀書史爲人言皆有詞采可稱述壽八十有七猶康彊不衰且起盥櫛名子孫來前曰吾殆死矣就枕熟寐日晡遂卒至正丙戌五月九日也十二月某日遷朱君之柩合葬某里東山之原三子長曰震亨有學行人尊之曰丹溪先生次曰與亨次曰蒙正皆善士孫男五人嗣衍嗣洪嗣紀嗣湜玉汝孫女十人皆爲巨室妻曾孫男二人文栢文楮女子三一適人其二在室夫人卒三十五年嗣紀以狀拜泣曰夫人於朱氏爲賢母宜得銘余曰嘗聞丹溪言信然丹溪學可師法觀丹溪可知夫人賢觀夫人其子之賢益可徵余奚由讓銘曰

詩稱賢知多本母氏史傳子輿三遷是紀仁猷義訓與性
皆成導之爲善川赴木升少闕其端愈長滋戾曷若夙教
圖難於易有儒丹溪行介德方匪惟師承惟母之良祇率
慈惠具有典則尊章歎咨遐邇遵式黃髮朱顏睂壽樂康
環珮紳綏秩其盈堂善慶孔多澤則在後後人勿忘碩儒
之母

故王母何夫人墓銘

門人王綬喪其母夫人何氏衰衣稽顙求造墓隧之文予
與綬之父翰林待制君學爲同師官爲同朝揆義不可辭
夫人諱妙音婺之義烏人大父仁父智母傅氏父早世傳
厄於窮重醮金華俞氏俞故名閼夫人隨母鞠其家逮長

大父器之撫其頂曰是女柔嘉其凡子儷耶時同里初齋王府君良玉家居講授受業者百人大父爲夫人擇配環視諸弟子心自計曰無有出王禕右者禕卽待制君府君之仲子也府君揣其意乃命行媒知名片言成姻夫人旣歸事君舅君姑甚恭待娣姒壹以和勝三族競誦其賢待制君方從黃文獻公學絕不爲家謀夫人挺身任之以一髮貽其憂待制君能以文辭鳴海內者夫人之助爲多待制君出佐方州入官禁林恒挾少房與俱夫人安之謂世之當然自後待制君持節諭西南夸六載不返夫人攻苦食淡皃皃然與二子緩紳居歲時具牢醴祭王氏祖若禰奉卮酒前酌命二子拜後曰我王氏老主婦也禮則

宜然聞者爲悲之夫人訓二子成人且爲授室抱二女孫
宜定宜亦許適予孫恂夫人猶日治絲枲不廢經畫內政
斬斬中度雖偉丈夫有所不能由是家寢裕然以待制君
久未還積憂成疾羣醫不可藥紳盡焉心傷亟剖股作糜
以進竟不愈洪武十年二月十一日遂歿壽五十六其年
十一月二十八日葬於縣南崇德鄉青巖里之象鼻岡禮
也嗚呼若夫人者其盡爲人婦爲人母之道者乎銘曰
夫學方弘婦德維貞同聲而相應也鷄號而興絲枲作朋
克勤於內政也青燈宵明顧影惇惇能安於義命也國史
著銘焯行幽扁欲其辭之稱也

故金母翟氏夫人墓銘

洪武乙卯七月三日故金母翟氏夫人以疾卒於南京之
寓舍壽七十六卜以其月二十四日奉柩還葬故居無爲
州巢縣之橐臯鎮其子朝興旣備書卒葬歲月刻石以寘
玄堂復介予友錢顥狀其羣行請立銘於墓門按狀夫人
世居無爲州城偃月池上今遷於橐臯父大成巢縣稅務
副使母徐氏夫人自幼溫醇莊重嶷然如成人父母有命
毫髮不敢違事姊若兄亦盡其愛敬之道故一家奇之皆
言慎擇所居不可與凡子年十六始歸同縣金君斗輔今
封鎮國將軍僉大都督府事夫人旣歸孝養舅姑甚至婉
愉其容色唯恐有拂其意晝食之間未饋食不敢先飯或
遇有疾具鼎烹藥齊嘗而後獻其於四時祭祀之禮尤謹

祭器必親滌濯瀕祭心存目著儼乎若有覩者助鎮國公
以節儉植家凡爲伉儷者六十年相敬如一日未嘗以片
言相加遺人以爲難遇諸內外嫺族一循禮節若鄰曲若
謙勝亦皆有恩惠故稱夫人之德者無間言生子男四人
長溫次良次恭皆先卒季卽朝興驍勇而有謀當元季兵
亂四海鼎沸歲乙未從皇上渡江與諸將削平江東取淮
淝下湖湘定中原收西蜀十五年間與有勞烈遂由同知
振武衛親軍指揮使司事陞爲本衛指揮使階昭勇大將
軍改鎮國將軍僉大都督府事於是司勲援例上聞夫人
致有今封鸞誥賁臨人皆爲夫人榮不幸以一疾終嗚呼
夫人其飭躬也儉其奉上也孝其事夫也敬其廸子也嚴

其使下也惠五者備矣其無愧婦道母儀者乎銘曰

葆貞則兮循天經叶篤孝敬兮奉尊章親滌濯兮慎烝嘗

事夫以敬兮終身不爽叶子為武臣兮從征四方斬將搃

旗兮紀功太常鸞誥自天兮奕其寵光夫人雖歿兮令名

不亡橐臯之原兮山秀水明叶太史作銘兮薦此石章

故寧海郭君妻黃氏墓銘

天地之間為人倫之綱者有三曰君也父也夫也君統臣
父統子為綱固宜妻與夫齊亦以繫之者何蓋夫者婦之
天婦能尊夫夫能統妻則倫紀修明而家政嚴飭不然則
反目之禍作而斲諸之事起矣其有生能敬夫如賓歿而
服喪若父者孰不謂之賢哉予於寧海黃夫人之事不能

無所感也夫人諱珍生有淑質父某與其母王氏絕愛之
年十八歸同里郭君仁壽夫人尊之甚異動靜必遵稟而
行毫末不敢欺內外諸政率皆親蒞雖甚勞勩弗憚君好
賓客朝夕酣觴淋漓談辨以爲適家單不能備物夫人極
意營集不使知窘澁之狀君一日入台城歿於旅邸夫人
聞之慟絕者數四及靈車至庭撫棺一號遂暈眩仆地幾
欲無生以湯藥灌之移刻乃蘇治喪一循古禮布苫柩側
取石爲枕不解衣而臥者三月石有稜當枕處肌肉成創
創液浸淫其子泣爭欲以木易之不許三年弗御酒肉柴
毀骨立與人言則曰未亡人未亡人未嘗有愉色或曰孝
子之喪父其有過於夫人者乎或曰夫人之事夫固至矣

其於君舅君姑殆有過無弗及焉事舅姑固孝矣其在家也善奉父母亦有過無弗及焉其後父母無子而終相夫卜宅兆瘞之哀慕至老不衰若夫人者豈古之所謂無愧人道者非邪嗚呼位極三旌有不足榮也祿盈萬鍾有不足貴也名傳四裔有不足多也此權勢者可僥倖而致也惟夫制行可以厚人倫可以移風俗古今人莫不多之貴之榮之亘天地始終而不可泯也其不可泯者非有增三綱九法之重者乎夫人之事烏可使之不傳乎夫人壽五十六卒於洪武己未正月二十三日以其年某月日葬於某山生子四彌遠濬俊女一適傅士常孫三女二予在京師濬爲太學生嘗從予遊以文學知名於時濬來請銘銘

曰

振其綱萬目乃張卑尊而有常庶各循乎降衷叶苟反于
斯維家之殃懿哉夫人厥德允臧可以重彝倫而樹世防
彤筆煒煌特以昭其藏

陶先生妻喻氏墓銘

嗚呼是惟當塗陶夫人之墓夫人馴德淑行自幼出天性
父母異之曰是女也良非凡子配也慎選久之始嬪同郡
陶先生安姑徐氏方毅以禮束羣下不可越尺寸鷄始鳴
夫人往候起居察顏色薦羞能獲姑心姑病皇皇不自寧
力苟可致無弗及者暨卒先生適以使事留淮夫人襲斂
殯奠無違度晝夜慟幾至傷生人稱爲孝婦先生沈涵道

藝以千載自期夫人恐以家汨其志凡內外政皆身服之
不以勤先生先生之名聞於江南者夫人有助焉先生舉
進士州人士無少長咸賀夫人不喜色或怪之夫人曰夫
君所滋者德爾名非所急也及爲校官問道考德者接武
而至夫人則館之如未嘗貧春秋之祀盛服事滌濯不役
媵御及祭升降周還精誠迫至若欲見之恒居不施丹鉛
不服金鈿翡翠綺綉物後其家雖盛夫人處之猶前貧時
女弟四皆適閩右族歲時來歸各爲靡曼飾相夸漫夫人
唯御常服充充無歉容喻宗諱曰是祇專靜嘉者也諸婦
今得師矣人稱爲令妻訓二子動靜必以學稍涉豫怠正
色訶勵之偶見奕器於甌怒曰此牧猪奴戲耳汝爲名家

子亦復爾耶畀之火二子因惴慄自持遂以學聞人稱爲
淑母先生將移家秣陵夫人不忍獨其母且虞有兵禍力
迎與俱母以耄年辭夫人泣曰世道方棘唯高城深池可
倚耳母從之其族果及於難人又服其有先識云夫人諱
德常字可貞姓喻氏喻爲當塗名門曾祖某祖某父汝政
母梅氏二子則晟昱也孫一墉壽四十七以某年月日卒
卒後十日權厝江寧縣陶家山之原嗚呼自先王之教不
行公卿大夫多涼德以名勢相銜以利祿相媒頽波滔滔
日流而弗返况所謂女婦乎有如夫人羣行之美可爲女
師可爲女範蓋於古而無愧者又何可少也昔劉向傳列
女八篇一事之善唯恐泯沒無傳使夫人生於其時名有

朱學士全集
卷三
三
不著者邪銘曰

夫人之行柔且則饋祀潔齊家政飭補紉澣濯亦盡職紛
華弗御食儉德內外順治夸以懌栗而能剛類圭璧羣女
從之視爲式壽年不遐聞者惻先生祿位日朶艷玳首錦
囊書五色龍光當臨賁幽室史氏作銘示罔極

宋學士全集卷之二十終



温州市图书馆

WENZHOU LIBRARY



温州市图书馆

WENZHOU LIBRARY



温州市图书馆

WENZHOU LIBRARY